

沧州作家

主 办：沧州日报社 沧州市作家协会 总策划：梁振刚 王润栋 执行总策划：苗笑阳 策 划：卢竞芳 张 艳 崔新宇

■本期推荐

秋令安

□崔新宇

日子像一条河流，风平浪静，从夏流到秋。八月就像季节肩膀上的一根扁担，一头连着夏，一头连着秋。一年一年，时光追赶着，忙不迭地漫过昨天，溯过今天，涌向明天，丝毫不怜悯额头日渐加深的纹络，鬓角日益增多的白发。等年轮雕刻下的岁月落地生根，日子慌了，才发现回不去了，也已经停不下来车轱辘一样滚着前行的脚步。

进入八月一个礼拜就交节了。立秋过后，风似乎飒爽了些，夏的温度却丝毫未减。还需要一个节气，这余热炎炎才能过渡到清晨的树叶和草尖上，露水晶莹的秋的清涼。处暑过后，夏便伴着秋虫的合唱，于夜的静谧中，在一个带着秋霜果实的夜里，悄然谢幕。嘶哑的蝉鸣逐渐远去时，很容易令人想起“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”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”的蝉诗，每一种告别都是令人伤感的结局。

入秋的月光突然清亮起来，令我倏地忆起儿时月光下游戏的时光。大队门口是一片空地，一侧摆放了几座用棒子秸料搭成的三角形空心垛塔。满地的白月光，一群孩子依次拉着对方的后衣襟，玩“扯拉拉衣”游戏，像一个大扇面被风吹着，呼啦啦忽左忽右。一会又坐在地上丢手绢，转眼就分散开钻进垛塔提起迷藏。脚下是被人们踩实的黄土地，即使摔在地上也摔不坏，玩得那叫一个欢实开心。

儿时的月亮是一群孩子的，现在的月亮谁的也不是，只能站在阳台隔着玻璃看，距离我们好远。偶尔一个和风湿软的晚上走出去散步，洒在水泥地面的全是昏黄的灯光，清冽的白月光一去不返，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一去不返。

至今伤秋，因为白天一下子让黑夜偷走了许多，因为它有草木生机凋敝的凄凉，还有让人的皮肤拘束的冷，或许还因为一场思念在秋季。实际上，还未来得及思念，冬就迫不及待地来敲门了。逝者如斯，秋显得如此短暂，又如此珍贵。

当一片落叶翩然落地时，天还热着，这枚树叶便像极了一场阴谋的前探。“簌兮簌兮，风其吹女。”袅袅秋风吹枯了绿，春风越吹越暖，秋风却愈吹愈凉。

该整理一下衣橱了。夏装逐渐谢

幕，而秋装陆续登场。夏似乎很不情愿离开，腻腻歪歪赖在悲声蝉鸣里。秋也仿佛不耐烦了，突然还会烦躁地热上几天。我在这份燥热中，反复摆弄着衣服，于一份似是而非的期待中，安静地等秋平静下来。

经过最后一次“回暖”，雨成了这个季节的主宰。天气突然变了脸，那场秋雨足足下了一个礼拜，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，蜗居在家，除了安逸就是幸福。而在乡下，倒退几十年前老家的土房子，逢到连阴雨的天气是极为焦虑的。屋顶上晕开一片片的湿，水滴劈里啪啦往下滴。奶奶把床单四角吊起来，漏下的雨水集中到床单最低处，下面放一个瓷脸盆，滴滴答答的声音便不绝于耳。几个被单同时滴水时，滴答声便交织在一起，变成一曲“交响乐”。夜里，我是伴随着这时急时缓有节奏的叮咚声进入梦乡的，那种声音至今清晰地萦回在我脑海里。

农村的麦收和秋收是最不希望下雨的，所谓抢秋就是庄稼成熟后的一段时日，天气好时，快速把庄稼收回来，颗粒归仓就算完成秋收。一旦遇到连雨天，农民只能望天祈祷。有一年的雨下了足足半个月，地里成熟的玉米株全倒在齐腰的水里。大家都在诅咒这雨。他们趟着水，用肩扛背驼的方式把粮食运到家里，辛苦自不必说。

日子很快来到中秋。中秋节是团圆日，要和家人团聚的，于是，后备厢里装满了食品及日用品，携家带口浩浩荡荡地回老家去，跟年迈但尚健康的公婆婆过中秋节。婆婆门前是一片空地，安放了六个铁丝编制的直径两米、高两米的玉米囤，被公婆一层层码放整齐的玉米像一群开口嬉笑的娃娃，泛着生命的金黄色。只有到了公婆的家里，才体会出日子的鲜活，我爱极了这个家里令人喜悦的烟火气。满院子晾晒的红枣铺出一地的玛瑙；柿树结下了圆浑的柿子挂满枝头，微黄而倔强地绿着；石榴树的果实是粉红的，过不了多久就会红透并开口笑了；一只系着铃铛的小花狗奔跑嬉戏的铃声，两只大鹅高亢的叫声。屋内刚出锅热气腾腾的大包子，清脆细碎的碟碗相碰的声音……日子过得那叫

一个蒸腾红火。

春天种下的种子，秋天几百倍的收成，公婆开心得不得了。他们不觉得累，即使白了两鬓，即使弯了腰身。因为秋稍纵即逝，他们顾不得享受这个季节的清爽，他们依然汗流浹背。

菜园里的菜绿油油的，一棵棵盘丝吊着的丝瓜，一丛丛绿蒙蒙香菜，一株株嫩绿的白菜，还有栽下一次虚根来年随处蓬勃的曲曲菜。喜欢到极致，蹲下来亲自揪几根青菜，一种收获的丰满盈然而生。

回城时的后备厢里换成了嫩玉米，南瓜，红枣，及蔬菜，它们是公婆满满的爱。汽车开动，后视镜里映出公婆站在金黄玉米囤前的身影，目送我们拐弯出村。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眼睛却意外潮湿起来。离开农村几十年了，却从来没离开过这片家乡的土地。

秋天何其短暂，短到来不及伤感。它在一片收成后的萧瑟荒芜里，用粮食和果实保持着最后一份尊严；它在一片收获与秩序中，播下粒粒麦种，开启了又一场生命的旅程。

我于这个秋天，接受着一份喜悦，一份安暖 and 一份丰盈。



崔新宇

“沧州作家”编辑，《新国学》副主编。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，《中国报告文学》特邀作家。著有散文集《默写幸福》等三部作品。

刊首语

在家中，你才是永远的主角

□苗笑阳

朋友向我推荐了两个生活类微信视频号。一个是由大都市的年轻夫妻制作，他们将一家人的日常起居，尤其是一日三餐，全方位展示出来，既体现出了当地饮食文化，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，生活带人感非常强。另一个是由本地农村的一对婆媳拍摄，这对婆媳将日常的磕磕碰碰家长里短，亲戚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等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她们处理此类事情的过程也很真实，既有贴地气的生活小艺术，又有引导人正确价值观的正能量，有着非常好的教育意义。

这两个视频号，每次拍摄长度两到十分钟不等，几乎天天更新。他们虽然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，但表演轻松自然，日常行为如何，就如何拍摄。这样的内容和表演，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如果一个视频号连续起来看，就像一部小电视剧，他们就是各自电视剧中的主角。

是的，他们是各自视频中的主角，因为，他们是各自家庭中的主角。

人类是需要群居的，群居就会有人际关联。有了人际关联，就会产生一个个、一组组的小团体、小组织。这些小团体、小组织里，必然会出现核心人物，也就会有主角和配角现象。当配角，并不代表不被尊重，当主角，肯定代表被重视。由此，就会有一些人，习惯了做主角。而这些人一旦不能做主角的时候，或许会产生失落感。

事实上，大部分团体组织的主角，都会更替。比如，有些单位的领导，必然是所在单位的主角，可他们离开主要岗位后，就极有可能不再是那里的主角了。比如，同学朋友等自发组织的聚会、沙龙，也会自动形成一些主角，同样，也会随着聚会的主题，人员的构成，和昔日主角的一些自身因素的变化等，出现主角的变换。当这些昔日做惯了主角的人，不能再成为当下的主角时，其中难免会有失落者，甚至还会有产生抱怨、沮丧等负面情绪者。然而，“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一度间”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，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。如果无法改变它，我们就要适应它，接受它，这才是一名智者的修为。无端的失落、抱怨、沮丧，既改变不了事实，也不会引来同情，只能影响人的心情和健康，说明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罢了。

但是，有一个地方，你会是永远的主角，永远也不会被更替掉。这个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你的家人，才是你最至亲至爱之人，才是最能包容你、体贴你之人，才是总能怀着欣赏赞美的眼光来发现你之人，他们会永远把你当成主角。就像开始提到的那两个视频号一样，这两个视频号里的主角，只要拍自己家庭生活主题不变，就永远不会变。

在家中，你才是永远的主角。既然我们是家中永远的主角，那么我们就永远地来爱我们的家、爱我们家中的每一个人吧！既然家人们永远视我们为主角，那么我们为他们无论做出怎样的牺牲和付出，也都是理所应当和再所不惜的！

■创作谈

文字即修行

□崔新宇

文字于我是一种行走，一场修行。天生对文字有一种热爱，文字越来越成为我灵魂的栖息地。我喜欢陶醉于一行行由文字

组成的乐章，喜欢用心交织出一幅幅落地音符的声响。在无人交接的生命之处，将心贴近文字，安于灵魂的角隅，独享自己的诗和

远方。

一段文字，即是一段记忆，我爱文字，如同爱一个人，终生不渝。

■本期导读

18 | 孔老师

19 | 假如李钧重到沧州

20 | 运河行考记

——安 宁

——彭 玲

——霍 忠

21 | 落水天

22 | 淘气的孩子去哪儿了

23 | 西乡河上的月亮

——佟掌柜

——杨希清

——叶 耳